

庄子 的 奔腾

王蒙解《庄子·杂篇》



王蒙解《庄子·杂篇》

庄子的 奔腾

王蒙——著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庄子的奔腾 / 王蒙著. —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7
ISBN 978-7-5596-0492-7

I. ①庄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道家②《庄子》—研究
IV. ①B2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09080 号

庄子的奔腾

作者: 王 蒙
责任编辑: 管 文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: 233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9.5
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0492-7
定价: 36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庚桑楚：摆脱干扰，解开心结

- 一、不要自作聪明，也不要自作多情 · 002
- 二、学道而后不营营，怎么会这样难 · 008
- 三、经过终极关怀与高端推理，求得人格的自由与解脱 · 015
- 四、以天下为笼，以其所好笼之，可得 · 032

徐无鬼（上）：理想的尊严与务实的掂量

- 一、爱民还是害民 · 038
- 二、囿于治、囿于事，人们就这样失去了自由 · 047
- 三、是百家争鸣还是乱成一团 · 053
- 四、高士岂能成事 · 058

徐无鬼（下）：另类思路的缤纷花朵

- 一、怎么忍心责备猴子 · 062
- 二、不道之道与不言之辩 · 065
- 三、听说有好事就哭了 · 068
- 四、河流为什么不怕风吹日晒 · 074

五、从不知中得到知，原因是从不知中坚定了信仰·077

则阳：大妙中遨游，幽深里冲浪

一、古代的公关活动分子形象·082

二、不知不闻最好，更不用谁来命名·085

三、还是要大而化之·095

四、隐与显·098

五、为政的末路·102

六、理想主义的为政，仍然不等于大道·106

七、大道的内在悖论令人叹息·111

外物：人怎样得到自由

一、善未必就有善报，就是说仅仅提倡道德，不见得管用·116

二、小人物想干大事，有点可笑·119

三、如果儒者去盗墓·122

四、神龟知命，知命者偏偏无命，怎么办·125

五、只有与脚印一般大的地面，你还怎么走路·129

六、为什么老是忘不了手段·136

寓言：文无定法，论非必然，搜搜而已，自有大妙

一、寓言、重言、卮言，天成《庄子》文体·140

二、干脆拉上孔子一起说·144

三、通向大妙之路，你要不要试试·148

四、存在并不那么确定与结实·153

让王：辞让的哲学

一、弃天下如敝帚，你做不到吗 · 158

二、见利忘义还是有所不受 · 167

三、清贫万岁！清醒乎自恋乎 · 171

四、世事何肮脏，死以守清白 · 178

盗跖：痛斥儒家的道德理想与行为规范

一、盗跖猛批孔子 · 184

二、满苟得力辩子张 · 197

三、知和力辩无足 · 204

说剑：以大道大本之剑，取代兵器之剑，你信服吗

渔父：盗跖批完了，再由渔父教导一下孔子

列御寇：怎样才能做到神全

一、你应该为你的获得而不是为你的未能获得而发愁 · 238

二、千万别以为你自己改变了世界 · 241

三、真正的诚信不需要挂在口头上 · 248

四、人心险峻，莫要聪明反被聪明误 · 251

五、愚昧的人总自恃偏见而沉溺于低俗的人事 · 255

天下：乱世英雄起四方，有说便是无冕王

一、天下大乱，道德不一，贤圣不明，于是只能向后看 · 260

二、严苛克制的墨子学说难以被现实所接受 · 266

- 三、安宁、柔和、息兵、寡欲，谈何容易 · 270
- 四、无私、无择、无非、无过、无知的一厢情愿 · 272
- 五、关尹、老聃，博大真人 · 275
- 六、以庄解庄，谬悠荒唐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· 278
- 七、纯粹的思想者惠施 · 281

庄子系列（总后记） · 291

庚桑楚：摆脱干扰，解开心结



杂篇之“杂”字，不一定含有贬义。不论是否后人托庄之名所写，能放到《庄子》书中流传至今，也算是因缘时会、盛情高论。这一章对于人情世故、对于私心杂念、对于心魔心结的描绘就很独到。所谓不喜欢自作聪明与自作多情的人，所谓为他人一时的是非判断而殉节，所谓名相反而实相顺，所谓虫能虫、虫能天，而人未必能成为全人，所谓以天下为笼则雀无所逃，都是令读者拍案叫绝的新鲜说法。读之益智、舒心、理气、赏神、悦目，如登高山，如览群峰，如戏沧海，如沐清风。好你个庄周其人其文！

一、不要自作聪明，也不要自作多情

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以北居畏垒之山，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挈然仁者远之；拥肿之与居，鞅掌之为使。居三年，畏垒大穰。畏垒之民相与言曰：“庚桑子之始来，吾洒然异之。今吾日计之而不足，岁计之而有余。庶几其圣人乎！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”

老聃有个学生叫庚桑楚，对于老聃的大道论述有独到的、深刻的体悟与修养。因此，他迁移到畏垒山那边去居住了——不知是否意味着有了道就要隐居。道的作用是把人藏起来。下人当中有一种什么都是小葱拌豆腐——一清二白的人，他们似乎什么都明白（卑人之智），他们是万事通，庚桑楚就请他们走人了。婢女侍妾中还有一种人，时时自作多情地讲仁讲义（妇人之仁），他也与她们拉开了距离。最后是比较迟慢厚重的人跟他生活在一起，再有就是辛辛苦苦干粗活的人为他做事。他在畏垒山这里住了三年，畏垒山这边收成极好。畏垒山的民人交相议论：“庚桑楚这个人刚来的时候，我们一看就吃了一惊，他好像是另一类人呀（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哟）！如今看着他呢，我们如果一天天地从表面上看，想法计算他带来了哪些变化，也许还会感到不那么明显，不足以说明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，但一年过去，咱们总括起来计算，他带来的变化、他的作用可就大了去啦！这样的人，差不多就该算是圣人啦！咱们大伙儿为什么不供奉他、朝拜他并

尊崇他做这个地区的首领呢？”

比较有意思的是，这位了不起的、走到哪里能够让哪里风调雨顺的人物，他不喜欢两种人，一种是过于明白的人，即自作聪明的人；另一种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人，即酸溜溜的自作多情的人。为什么？前者往往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晃荡，徒增烦乱，扰人视听；而后者呢，酸不溜丢，做表面文章，假仁假义，黏黏糊糊。他们都显得装蒜、浅薄、啰唆、烦人、添乱、无事生非、自找麻烦，倒也有趣。

与之相较，这位庚桑楚先生，宁愿与鲁钝的人为伍，与干活的人为伍。没有太多的脑筋与心性的人比似智似愚、若仁若不仁、小有聪明仁义的人好相处，这恐怕是事实。

然而，庄子早就认同了大小老板的宁取愚而毋取智、宁取冷血而毋取温热、宁取淡漠而毋取多情、宁用十个小人毋用一个大大的君子的用人原则。这算不算逆向淘汰呢？算不算选劣汰优，至少是选真劣而不选伪优呢？为什么人类会有这样的原则呢？

我曾经搞过一次“民调”。我问了几十个人，他们一听，都赞成庚桑楚，不愿意使用什么都明白、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、什么都自作多情、动不动仁义道德的人。与其多用明白人，不如多用傻瓜。与其多用善人，不如多用只顾自己的小人。与其任用有自己见解的人，不如用只知听喝的人。呜呼，胸怀狭隘的大小老板们啊，有你们在，还能有真正的人才出现吗？

而一万个自作多情的人当中，有几个是真正的明哲、真正的德行之人呢？有几个不是令人厌烦无比的呢？

还有就是说按天计算不足、按年计算有余，或谓这里是讲此地的国民收入状况，疑非。在这时讲起国民收入来，突兀。恐怕还是作为对庚桑楚先生的评价讲更好。话有分寸，日常看，具体地看，微观地看，庚某成就与长处并不突出，时有不足之处，但是中华文化注重的是总体，是模糊数学——局部地看一般般，谁跟谁又能有什么不同呢？总体一看，嚯，高出一大截，可能是境界高、气象高、经纬高、胸怀高，即使没有任何具体善行、事功、

著作的记录，也硬是往那儿一戳就会影响到方圆几百里风调雨顺、围满圈足、人寿年丰起来，谁知道呢！

庚桑子闻之，南面而不释然。弟子异之。庚桑子曰：“弟子何异于予？夫春气发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万宝成。夫春与秋，岂无得而然哉？天道已行矣！吾闻至人，尸居环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。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，我其杓之人邪！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。”

庚桑楚听说人们要推举他南面称王，心里很不痛快。他的弟子们觉得不可理解。庚桑楚说：“这又有什么可怪的呢？春天阳气上升发散，诸草萌生，而秋季当令，种种果实籽粒成熟饱满。春天啊秋天啊，它们没有什么根据、没有受到什么启示与触动就会这样的吗？这其实不是春与秋季节本身的意愿与行事，而是天道（自然之道）在那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啊！据说道性道行修养到家的高人，从来都是安安静静、踏踏实实地居住在朴素的小屋子里，而老百姓随随便便、悠游自适地各行其是，根本不用操心要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。如今畏垒山一带的民人百姓嘀嘀咕咕，谈论着想把我抬高捧起来而加以供奉崇拜，是我起了什么不好的、不自然的作用了吗？我岂愿意成为这样的风头人物或是半人半神！这不恰好违背了我的老师老聃的教导了吗？”

想认真弄清这一段话的逻辑，似乎还得费一点劲。天道、自然而然之道，这是万物或成或不成的根源，而个人的意图、行为、德行的作用是很有局限的。春华秋实，与其归功于季节，不如归功于天道——这话有点勉强，因为四季的嬗变当然就是天道。至人做你的至人，百姓做他的百姓，这个观点倒有点自由主义的味道。谁比谁高，高是自己的事情；谁比谁蠢，蠢也是蠢人的权利。自以为是高人的人，是至人圣人VIP的人，是理想主义利他主义的人，并无权或必然性去改变去设计民众的生活方向。有此一说，早在庄周那里，值得一书。

顺便说一下，“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”，“猖狂”是自由的意思，自由了就会猖狂，有趣。“不知所如往”，则至少可以作两种解释：一个是百姓处于自发多元的状态，并无一定方向目标；另一个是百姓不知道至人的所往，不知道伟大的至人的目标与方向，自然也不会因为自身的愚昧而干扰至人的伟大。“知其所如往”——说来有趣，老王喜欢在线观看的视频节目中有美国犹太裔歌星兼演员芭芭拉·史翠珊演唱的电影插曲《往日情怀》，有一个版本，她一上台先说：“你并不知道你的所往，直到你去了（You don't know where are you going, until you have been）。”中国的谚语说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，而史翠珊的说法是：“目的未达到前，你并不知道你会向何目的走去。”即“地非到过不知情”。这句话确实有点《庄子》的情调，有点苏格拉底的“我知道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”的意思。

“吾闻至人，尸居环堵之室”，中华文化强调的是把自己藏起来，隐匿起来。为了说明诸葛亮的伟大，《三国演义》首先要写足他藏得如何严实。至人要善于与历史、社会、政治、权力藏猫猫。这种蒙老瞶文化传统，恐怕只能用兹时社会条件的恶劣、士人选择上的简单化（即缺少多向选择的可能）等来解释了。

弟子曰：“不然。夫寻常之沟，巨鱼无所还其体，而鰈鳅为之制；步仞之丘陵，巨兽无所隐其躯，而夔狐为之祥。且夫尊贤授能，先善与利，自古尧舜以然，而况畏垒之民乎！夫子亦听矣！”

弟子说：“不是吧？平常的水沟里，大鱼没有办法掉转它们的身躯，可是小小的泥鳅小鱼之类却能转动自如；低小的山丘土堆，大的野兽没有办法隐蔽它们的身体，可是妖狐却正好得其所哉。讲究尊重贤者、任用能人、推崇善人并给以利禄，从尧舜时代起就是这样，何况畏垒山一带的百姓呢？先生您还是顺从大家的心意吧！”

讲小鱼小兽的灵便与适应，莫非是要庚桑楚学习泥鳅与妖狐？有点邪门了。奉劝老师不要太自大，不要搞得生活那样笨重艰难，增加点随和与适应、灵活与方便，或有可能。

庚桑子曰：“小子来！夫函车之兽，介而离山，则不免于网罟之患；吞舟之鱼，矜而失水，则蚁能苦之。故鸟兽不厌高，鱼鳖不厌深。夫全其形生之人，藏其身也，不厌深眇而已矣。且夫二子者，又何足以称扬哉！是其于辩也，将妄凿垣墙而殖蓬蒿也。简发而栝，数米而炊，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！举贤则民相轧，任和则民相盗。之数物者，不足以厚民。民之于利甚勤，子有杀父，臣有杀君，正昼为盗，日中穴阾。吾语女，大乱之本，必生于尧舜之间，其末存乎千世之后。千世之后，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！”

庚桑楚说：“小子，你过来！嘴大得能含车的巨兽，孤身离开山林，不能免于就擒于罗网的灾难；口能吞船的大鱼，一旦被浪头冲出水域，小小的蚂蚁也能让它狼狽吃苦。所以鸟兽从来不嫌山岭过高，鱼鳖从来不嫌水域过深。那些善于保护自己的形体本性的人，隐蔽自己的身形，怎么会嫌深幽高远呢？至于唐尧与虞舜这两位君主，又有什么可以值得赞扬弘扬的呢？尧与舜辛劳日拙地去分辨世上的善恶贤愚，就像是在胡作非为地凿烂墙壁而去种植蓬蒿乱草。就好比一根根地捋着头发来梳理，点着米粒数目来做饭，斤斤计较于枝枝节节，啰里啰唆，又怎么可能有助于世道与政治啊！搞什么举荐提拔贤才，人们相互竞争，就会出现彼此的损伤残害；而任命信用智者，百姓就会相互动心眼、使计谋，出现作伪与欺骗。这些行事的方法，并不能使民人得到利益。人们对于与私利有关系的事本来就很积极过问，为了私利，有的儿子杀死了老父，有的臣下杀死了君王，有的白昼正午抢劫，有的光天化日竟敢在别人墙上凿洞。我告诉你，天下大乱的苗头，恰恰是尧舜时代产生的，而它的后果和影响又可能会流毒于千年

之后——千年之后，恐怕要出现人吃人的惨烈情况哩！”

再讲必须深藏、离了深藏命都保不住的道理。然后力透纸背地讲解举贤任知、树立价值与规范的危险性，千年后会发展到人吃人的程度。这话当真不假。人的理论越高、价值认定越坚决、规范越明确、信奉越强烈，与异己者的斗争也就越惨烈。

鲁迅曾经激烈地批判中国旧文化的本质是吃人，《庄子》这里讲到食人，应该算是中华典籍上比较早的此类说法啦。

当然，这不全面也不现实。某种人为的追求、规范、价值认定，会有恶果，很恶的果。好的，那么不要任何追求规范与价值认定呢？是会更好还是更坏呢？例如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地域，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竞争和分歧，但是它有许多迷信、愚蠢、陋俗，如河伯娶妇，如杀人祭天、活人殉葬，如虐待妇女、儿童、老人，而当地人以为不以为非，反以为是当然的，他们拥有很高的幸福指数，我们能够认同这样的生活吗？

二、学道而后不营营，怎么会这样难

南荣趺蹴然正坐曰：“若趺之年者已长矣，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邪？”庚桑子曰：“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。若此三年，则可以及此言矣。”

南荣趺曰：“目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盲者不能自见；耳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聋者不能自闻；心之与形，吾不知其异也，而狂者不能自得。形之与形亦辟矣，而物或间之邪？欲相求而不能相得？今谓趺曰：‘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。’趺勉闻道达耳矣！”

庚桑子曰：“辞尽矣。奔蜂不能化藿蠋，越鸡不能伏鹄卵，鲁鸡固能矣。鸡之与鸡，其德非不同也，有能与不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。今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，子胡不南见老子！”

南荣趺听了庚桑楚对于尧舜的批判，很受震动，他端正地坐好，对庚桑楚说：“像我这样年龄已经相当大的人，应该怎样去践行你的教导，达到你的要求呢？”（道理讲得高明，如何联系实际，如何臻于妙境，则是一团雾水。这是许多读庄乃至读老的人的感受。）庚桑楚说：“你只消保全住你的形体，保护住坚持住你的生命，而不要蝇营狗苟于身外之物，不要处心积虑于自寻苦恼的欲望与私利。你能够这样坚持做上三年，就达到要求了，就够意思啦！”

南荣趺说：“只看眼睛的外形，我其实看不出人与人之间有什么不同，但是瞎子啥也看不见。只看耳朵的外形，同样彼此也没有

什么区别，但是聋子啥也听不到。心的形体，我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不同，但是狂人硬是无法正常居处与自我控制。形体与形体之间本来也应该是明白透彻的，没有什么神秘隐藏的，但是被外物分离了。这些问题我是想弄明白却硬是弄不明白啊（人与人想相通却达不到啊）！今天您对我说，要保全住自己的形体，保护住坚持住自己的生命，而不要蝇营狗苟于身外之物，不要处心积虑于自寻苦恼的欲望与私利……我倒听到耳朵里头去了，只是知晓得太迟了。”

庚桑楚说：“我的话已经说完啦。土蜂不可能变成大青虫，小鸡也孵不了大雁的蛋，大鸡就做得到了。鸡与鸡的功能其实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能力有大有小有区别。现在我的才能还是小了，没有办法教育感化你，你为什么不去求教于老子呢？”

玄而又玄，众妙之门。老庄学说的魅力在于它们的深刻与玄妙，难学也在于这种深刻与玄妙。深刻与玄妙了半天，它的要求只是什么全汝形呀抱汝生呀之类的原始科目，如同主张“活着就活着呗，高兴就高兴呗，死了就死了呗”……它们的玄妙与伟大接近于零。它们是有限的深邃与无穷的终极，是无涯的涵盖与无极的无端的无差别（齐物）的体悟与逍遥，又是接近于零的知、仁、为、言、辨地讲究修为。谁能拿捏得住这个火候呢？

把人生诸问题复杂化、文化化、高深化，是一种学问、是一种积淀，甚至是一种享受，但是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学问积淀与享受，那就是把人生诸问题简单化、初级化、通俗化，如庚桑楚所说的“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”。若此三年，一通百通，一顺百顺，齐活儿了您哪！

南荣趺赢粮，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。老子曰：“子自楚之所来乎？”南荣趺曰：“唯。”老子曰：“子何与人偕来之众也？”南荣趺惧然顾其后。老子曰：“子不知吾所谓乎？”南荣趺俯而惭，仰而叹，曰：“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问。”老子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南荣趺曰：“不知乎？人谓我朱愚。知乎？反愁我躯。不仁则害人，仁则反愁我身；不义则伤彼，

义则反愁我已。我安逃此而后可？此三言者，赅之所患也，愿因楚而问之。”老子曰：“向吾见若眉睫之间，吾因以得汝矣，今汝又言而信之。若规规然若丧父母，揭竿而求诸海也。女亡人哉，惘惘乎！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，可怜哉！”

于是南荣赅带上干粮，走了七天七夜，到老子那里去了。老子问：“你是从我的学生庚桑楚那边来的吗？”南荣赅说：“是的。”老子说：“你干吗要一下子与那么多人一起来呢？”南荣赅吓了一跳，他回头看一看，没见到人。老子说：“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吗？”南荣赅俯身而羞愧，仰身而叹息起来，他说：“您瞧，我没法回答您的问题，也就没法向您提问了。”老子问：“怎么讲？”南荣赅说：“我不学习讲究知识与智慧吧，别人就说我太傻啦；学习讲究一点知识智慧吧，我自己反而忧心忡忡起来。我不去讲究仁爱吧，说不定会做损害旁人的事；讲究仁爱吧，我自己反而忧心忡忡起来。我不去讲究义气吧，说不定我会得罪旁人；讲究义气吧，又是自身先忧心忡忡起来。我怎样做才能脱离这种苦恼呢？这三方面的自相矛盾，正是使我困惑不安的，是我想通过庚桑楚先生的介绍来请教您老的。”

老子说：“我一见你眉宇间的表情，已经看出了你的心病，听过你的话，我得到了确认。你那种惶惶然不安的样子如同孩子失去了父母，又像是拿着一根竹竿要去丈量海洋。你是个迷了路的人呀，你是个迷迷糊糊的人啊！你想恢复自己的本性，却硬是不得其门而入（你是回不了家的孩子呀），太可怜啦！”

庄子时期并无佛法禅宗之说，但老子的奇问诈问，好模好样地说南荣赅“偕来之众”，即他是带着一大堆人来的，其实只有他一个人来，此问禅意甚为浓重，而且有点吓人。读者也好，老王也好，如果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相问，也会后脊梁上冒冷气的。

三个自相矛盾之说概括得不错。人就是这样：有价值有规范有榜样，苦矣哉虑矣哉谬矣哉；无价值无规范无榜样，恶矣哉险矣哉茫然哉。老子的吓人手法倒也发人深省，确实，人们受外物